

重温经典

礼之用
和为贵

喻清录

唐高宗麟德二年(公元665年)十一月,高宗李治去泰山封禅途中路过寿张县,听说当地有个名叫张公艺的老人,一家九世同居,北齐、隋、唐朝廷都给予过表彰。李治觉得稀罕,就专程到张公艺家视察,问他一家能够九世同居的奥秘,张公艺书写百余“忍”字而献,李治观赏良久,大加赞赏。

东汉,汝南有个叫薛包的贤人,父母去世后,侄儿要求分家,他难以制止,于是把家产一分为二:奴婢自己用老弱的,说“他们与我共事久,你不能使唤啊”;田地房产自己选择瘠薄破旧的,说“这是我年轻时置办的,感情难以割舍啊”;器皿家具自己取朽败的,说“我使用惯了,吃饭睡觉觉得舒服啊”。结果侄儿不成器,败家破产,薛包经常用财物接济,使他免于挨饿受冻。汉安帝听说后,于建光元年(公元121年)四月征召薛包至洛阳,拜为侍中,礼敬有加,但他以死乞归,安帝只好“赐告归”。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的这两则故事,讲的是和谐礼让的道理。

礼的最高标准是什么?孔子所倡导的礼,是规范人们言行举止的礼仪制度,最高标准是和谐。他所说的“臣事君以忠,君待臣以礼”,其实质就是和谐。他的学生有子进一步说明:“礼之用,和为贵。”就是说礼应该讲究一切恰到好处,不能过也不能不及,最可贵的是和谐。而要做到和谐,就必须讲礼让,“君君臣臣”也好,“父子父子”也罢,只强调一方的道理而忽视另一方的感受,缺乏礼让,争强好胜甚至以势压人,就有失偏颇,难以做到和谐了。

在实际生活中,这种道理至少存在于三种关系中。

其一,治家。《北史》记载了两例礼让治家、和谐共处的史实。北魏大司徒豆卢宁无子,以侄儿豆卢公式为子,后来又生了个儿子,名豆卢赞。于是亲戚都劝他另立豆卢赞为嗣,侄子不如儿子亲。豆卢宁却说:“兄弟之子亦子也,我何必重新选择呢!”遂以豆卢公式为嗣。豆卢宁死后,豆卢公式袭爵,全家和睦,时人赞许。北魏有一奇女子李发行,幼好道,截指自誓不嫁,做了尼姑。她的异母兄弟李宗侃与族人李孝衡争地诉讼,她把二人叫到道观劝解:“我有地,两家想要地,就到我这儿任意取,何必为几亩地不顾亲情伤和气呢?”二人惭愧,互相礼让,所争之地遂成“闲田”。

其二,交友。友情的真谛是礼让,只有礼让才能让友谊长久,否则将反目成仇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记载了柳宗元礼让交友的懿行:唐宪宗时,刘禹锡、柳宗元等八位朝臣因与朝廷政见不和,全部被外放州郡为司马,史称“八司马”。整整十年后他们才返回京城,旋即又全部被外放州郡为刺史,虽官升一级,但外放地更偏远。刘禹锡为播州刺史,柳宗元为柳州刺史。柳宗元虽处境窘迫,但仍为刘禹锡担忧:“播州太荒凉,不适宜居住,而梦得(刘禹锡字)有老母在堂,要靠梦得赡养,万万没有母子同去播州的道理。”于是上书朝廷,请自己去播州,而换刘禹锡携老母前往柳州。宪宗被柳宗元的礼让友情感动,于是仍任柳宗元为柳州刺史,而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。

其三,理政。理政的最好局面是国泰民安,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引导百姓遵行礼让美德。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载:汉宣帝神爵年间,左冯翊(朝官名)韩延寿为东郡太守,推行礼仪教化,尤其重视教导百姓礼让互敬,减少争讼,和谐共处。一日,韩延寿巡行至高陵县,遇两亲兄弟争田诉讼,各执一词。韩延寿伤心不已道:“我不能宣明教化,致令百姓骨肉争讼,既伤风化,又使官吏们蒙受羞耻,我难辞其咎啊!”于是闭门思过,卧床不出,全县官吏皆自系于狱,惶恐待罪。争讼兄弟的族人深以为耻,两兄弟后悔不已,二人剃光头发,脱掉上衣,待罪家中,表示让出诉讼之田,终死不敢复争。这件事迅速传遍了东郡二十四县,百姓莫敢争讼,至诚相处,不以相欺。

尊经读史侃国学

我乡我土

感慨又一年

魏杏丽

过年了,心怯了!
曾经,新年留给我许多美好又难忘的记忆。有好吃的,有新衣穿,还有长辈们发的压岁钱……

小时候,奶奶常说“过了腊八便是年”。镇上的集会在进入腊月就热闹起来,熙熙攘攘的人流是怀揣喜悦采购年货的乡邻。

老家,土墙蓝瓦,奶奶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年前,更是照顾到院子的角角落落。她裹着头巾,拿着扫帚,这里扫扫,那里擦擦,衣服上,脸上落满灰尘,也没听她说声累。而今,奶奶88岁高龄,佝偻的腰,几乎弯成了大写的英文字母“C”,再也不能像从前,进入腊月就忙忙碌碌迎接新年。

每年冬季,父亲担心她羸弱的身体能否经得住乡村的寒风。弟弟就把她接到城里,四世同堂,奶奶看在眼里,乐在心里。但她大多时间只能坐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,隔着玻璃看楼下的人或车,揣摩行色匆匆的路人,琢磨外面发生的事。

看着他人忙碌,自己却插不上手,对于一生勤劳的她来讲,会惆怅吗?我曾无数次揣摩……

每年新年来临,烧香信神的奶奶就会说:“人老了,不中用了,就是盼着孩子们能结结实实的,事事都好……”

父母随弟弟在城市居住多年。听弟媳讲,前几年母亲还是沿袭在老家时的过年习惯,蒸馒头、炸油条、炸丸子、包饺子。弟媳劝母亲不用做太多,但下一个年,母亲依然会准备充足。年,在母亲眼里应该是让一家人吃饱,吃好。但近两年,母亲忙碌之后会感觉腰酸背疼。

在我不经意间,父母已年过六旬,步入老人的行列!而我内心深处,似乎

还停留在父亲从集市上把年货一点点带回家,母亲在灶间忙碌,厨房内升腾一团团热气,飘出阵阵肉香的情景中。

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,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是不是真的老了?”

儿时,每年大年初二,去外婆家拜年。母亲姐弟七个,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,外公外婆让几个孩子都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,家里几个大学生,方圆几里,提起外公都赞不绝口。春节大团圆,表姐弟聚在一起,外公一一询问成绩。无形的影响使年少的我们为了博取长辈的赞扬,也为了小小的自尊,努力着。

那年,我高考结束,外公步行十几里到我家,与父母商量我如何报志愿。他戴着老花镜,捧着厚厚的报考指点书,一点点分析。最后,外公说学医吧。他认为我性格平和,细致耐心,做一名医生更好。外公的建议,让我做了一名合格的医生。

然而,三年前的那个冬天,外公突发心肌梗塞离开。每次想起他,都会想起他对我人生的影响。

看着身边的亲人,在我眼中一天天变老,心中说不出的惆怅和无奈。年年岁岁,新年依旧,而我却再找不回那种向往的感觉。

春节是快乐的日子,孩提时代积攒的好印象,鞭炮、水饺、压岁钱,但春节更是让人意识到,年龄为之增长、责任为之重大的日子。

过年了,心怯了! 那令人回味的,只有童年的纯真和美好吧?

年味

寇俊杰

小时候,对过年只有远远的盼望,那新衣的无穷诱惑,那饭菜的醇香丰盛,那鞭炮的激烈威猛,那庙会的热闹快乐……都是童年永不褪色的标签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对年味的体会越来越深。

年味是脚步匆匆。一踏入腊月,游子们就开始计算行程。一闭上眼睛,看不尽的都是父老兄弟期盼的身影:一打开手机,聊不完的都是妻子儿女欢聚的场景。那小小的一张车票啊,是梦长出的翅膀,虽隔山水万重,却承载着游子们的归心,飞到不算富裕的乡音民俗里,落到永远温暖着的亲人故友中。

年味是满街的大红。门上的春联映红了人们的笑容,金色的字体道出了生活的甜蜜,高挂着的灯笼辉耀着火红,这一切,把白天折射得幸福美满,把夜晚妆点得美丽多情,还有舞狮、旱船、高跷、锣鼓……没有一样不把红火火的生活擦亮;大街小巷、穷乡僻壤……没有一处不彰显金灿灿的幸福时光。

年味是家庭的厚重。小树要长高,时光催人老。过去的一年永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,有时想想,儿时过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,可一转眼就为人夫为人父,生活中不知不觉多了很多内容。新的一年刚刚开始,失败的要奋斗,收获的要再赢,肩上的担子啊,为自己为家人,每一步都不轻!

年味是酒的味道,醇香、辛辣、热烈、醉人,无酒不成席,无年不岁月。年味是冬天对大地的思考,但更多的还是春天对未来的拥抱……

转腾挪,可想而知,没有一定功力是玩不来的。高台是用一根根板凳摆起来的,每根板凳由一个人牢牢扶住,这些人即使被踢住了鼻子、踩住了指头,也不敢丝毫松懈,呲牙咧嘴也要忍受。

高台下面不远处,是排成两溜的十几面大排鼓,雄壮的鼓镲声营造了浓烈的气氛,一挂挂鞭炮不时响起,一是助威造势,二是打开场子,防止观众离高台太近,有胆大的会把整捆的大红炮捆到伸开的手掌上,一下子燃响,煞是惊人。狮子舞到高潮处,几十杆三眼火铳次第响起,震耳欲聋,几十根梭子棍噼噼啪啪乱甩乱舞,口哨声、呐喊声此起彼伏,这时候,无论是舞者还是观众,都会感到热血沸腾,痛快淋漓。

李村街的社火历来分两道,一道是东街,一道是南街和西街,只要出社就会较劲、夺彩、争高低,这样更增加了社火的可看性。北街的社火表演以踩高跷、撑旱船、二鬼摔跤和大头人为主,当“高台舞”表演完毕换场子时,这些比较文雅的节日就开演了,避免了一时的冷清,保持了社火表演的连续性。为防止两道社之间出现纠纷甚至斗殴,每逢出社,北街社火就介于二者之间,造就了一个缓冲地带,扮演了和事佬的角色,这说明古人是很有智慧的。

北街社火的表演水平也很高,尤其是踩高跷,生旦净末丑一样不少,乐队阵容整齐,能表演整出戏。解放前有一年正月,北街社火受邀到火神凹演出,孙麻京扮演二蛋和尚,由于蹦得太高,高跷腿断了,社头在附近找到一家铁匠铺,但师傅不在,急得不能行,恰巧跟社的陈天禄是个铁匠,立时催旺炉火,三下五除二打了一副铁箍,及时接好,演出继续。

民间社火,曾以悠久的历史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声势浩大的场面,长期成为贯穿春节期间民间欢庆活动的主要形式,但是,这些年来,春节社火的组织演出和表演内容越来越单调,几近式微,人们感到社火一年不如一年,传统的年味越来越淡,这与农耕文明的逐渐弱化不无关系。

信手拈来

新春颂

任正选

过春节,真热闹,大人小孩放鞭炮。有买鸡,有买鸭,有买鱼来有买虾。穿新衣,戴新帽,走在街上展风貌。上西安,去郑州,条条大道平又宽。麦达斯,试生产,产品个个高精尖。找工作,不奔波,门口就业把钱赚。过六十,管养老,伊滨日子节节高。好政策,来宣传,人人都来办医保。办医保,真是好,大病小病管治疗。大开发,真给力,小康日子甜心底。

灯下走笔

村庙之夜

陈爱松

山村很小,藏在万安山的褶皱里。村庙不小,原来香火鼎盛。后办学校,又盖土楼三座。我去的时候,大殿仍存,雕梁画栋,是一年级教室。庙后崖下有窑数孔,是旧祠堂,学校当储藏室。学校前面的街,仍被称为“庙门外”,孩子去学校还常被村里人说成“去庙里”。

学校从小学至初三,一级一班,我教初一。

山村的孩子朴实,家长厚道。晚上八点,老槐树上的钟声一敲,晚自习下课,喧闹的校园就空寂了。有几位老师住校,女的就我一个,住室在东边土楼上。房间有南北二窗,南窗含山,晴天可见山巅庙宇一点,北窗对庙,庙顶飞檐走兽尽目无言。北窗下一桌,桌上一束野花。万籁俱寂之时,一灯如豆,满屋昏黄,无事可做,便读闲书。风过窗前,树声萧萧,背诗,抄诗,“五岳寻仙不辞远,一生好入名山游”、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、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。佳句入心,心也荡漾。目光不由投向窗外,梦想着有一天以诗句为向导,背起行囊,行走天地间。

有时,灭了灯,月亮悬在南窗,银光泻地,满室清辉。我会想起县城的繁华,上学时的豪情,图书馆的丰富,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,遥远而不真实;会想起一起办文学社的同学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同来玩月人何在? 风景依稀似旧年。思绪漫无边际,恍惚中站在银色的沙滩上,月如玉盘,身边朦胧着一个身影……

下雨的时候,窗前的桐树杨树就渐渐作响。闭窗而坐,默看宋词。长亭古道,骤雨寒蝉,有人执手相看,无语凝咽;料峭寒风,雨打山林,有人竹杖芒鞋,吟啸徐行;梧桐细雨,点点滴滴,有人守窗独坐,愁看黄花满地……想象着词人的境遇,体味着遥远的情怀,村庙土楼,隐在树影雨帘中,也似乎古意氤氲了。

冬夜,手冷难握笔,卧床读小说。《简·爱》随身三年,封面已卷。一旦翻开,必深夜不眠,次日犹得补睡。于是读《聊斋》,牛皮纸覆面,纸页已发黄,竖排,繁体字,张友鹤选注。每则篇幅短小,皆有结局。随手翻开,都似新读。花妖狐仙,联袂而来。语言又极传神,每心有所得,忍不住掩卷沉思,微笑,默叹,以为妙绝。想那寒儒蒲老先生,深夜独坐,有此等女子相伴,陋屋也为金屋了。倦时抛书,安然入眠,偶做好梦,与神仙姝相逢,醒来回味再三,不忍立刻起床。

村庙之夜,荒凉寂寥如远古。月夜读诗,雨夜读词,冬夜读小说,常忘却身在何处,今夕何夕。有时读至兴处,无人可语,便写与自己听。

花开叶落,燕来雁去,村庙的日子周而复始,静如古潭。外面的世界很遥远,且与我无关。夜夜与谁安坐? 村庙,孤灯,旧书,我。

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
THE THIRD NATIONAL ECONOMIC CENSUS

认真贯彻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 坚持依法开展经济普查

伊滨区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YiBinQu DiSanCiQuanGuojingjiPuCha LingDao XiaoBan GongShi